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十六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五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末文公記三賢祠大有

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斃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

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貞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餘乎

君之美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違遺時其師弟子  
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  
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  
守居簡清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司其職  
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  
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  
甍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  
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

之大丹雘塗旣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  
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南餘屋之  
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  
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  
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  
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  
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  
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  
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

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  
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  
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  
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  
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旣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  
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  
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  
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恭  
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

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  
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  
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  
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  
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  
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  
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  
柰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  
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

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在來游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袁州路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宮者也故宋時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特爲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 國朝以來莫之改也

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圯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其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斲松爲枋沈布水底加層石焉延十

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尚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榭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費寶克相其

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位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失子而張子得於五峰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入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

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涖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出於險姦之手大忠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表之日宣公閒暇而過之所以端其爲政之本源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沖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師氏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



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  
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  
也客有過而嘆之爲之言曰是其爲處也山發春以  
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楸古樹列  
其側擇其名之攸當亦可以俚數慨獨念夫先世之  
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  
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  
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  
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  
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  
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  
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

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  
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  
蓋如此故竊以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  
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  
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  
學之士多我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爲師君言

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勝  
瑞今同知吉水州事云

新會縣學觀海閣記

廣之新會縣者始漢以百粵故地置義寧郡晉以爲  
岡州唐以爲縣至于今因其名南去廣州會府二百  
餘里依於桂山之崇大以爲邑而治焉前臨大海海  
中有三山曰能山能之南六十里大崖對峙若門焉  
潮汐之所通海南諸郡舟楫之所出入是爲崖山縣  
治之東北夫子之宮在焉至正二年六月前進士臨

川黃昭以承務郎來爲之今既視事謁先聖先師於  
其廟進其學之師弟子負躬與之揖遜爲禮講習其  
所以爲學者而講堂弊陋不足以爲容與邑之人士  
圖增之出俸錢以爲先冠帶之士勸然從之爲閣五  
間廣七丈五尺深三丈五尺高如深之數簷三重其  
材木取諸其地之所宜堅若鐵石非中州之所有也  
明年五月告成會其費爲中統鈔萬有五千緡計其  
食米之數爲斗千云閣之上尊先聖之遺經及先儒  
傳道之緒言以居之與凡古今治亂簡冊之可考者

以求而在閣之下施教受業各有位序有考於經傳者得請其書而奉持玩索焉以其閣之高出凡近也目力所極惟海爲鉅度所以名之者得諸孟子之言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表其閣曰觀海之閣人生治平之町安土樂業無所事乎外遊不出於其鄉爲之士者見聞不出州里教之之道不有以擴其志慮廣其心目亦何以釋去緼滯而示之高明哉故至於此而有能觀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明且遠也龜鼉蛟龍之變化寶藏之興一寓

目而盡得之有以知其心量之廣大無町畦封閉之吝汪洋通達流動充滿則於聖人之門庶幾可遊也哉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則生乎是者食飲衣服老安幼懷以至于今則固漸乎堯舜聲教之遺化也哉況乎

聖元龍興朔方撫定萬國至于我

世祖皇帝師武臣力無遠弗届宋之亡國曩臣窮蹙轉死奉其社稷之微燼淪喪以死而從之者無孑遺焉宋命遂訖則崖山寔其地也於是天下旣一大業

已定橐弓包干兵不復起矣邑之父老必有七八十  
之餘至於百歲者猶當見之赫然神武之臨沛然  
聖澤之久浹於耳目淪於子孫磨崖刻銘垂功千載  
又在於此豈其他僻小之邦荒遠之民所得同哉是  
故 朝廷以一進士臨之進面教之豈無所望哉宜  
乎黃君惓惓於斯閣也或曰其爲邑也有賦役公上  
之供二三大府臨之在上簡書奉承不給是懼山谷  
島嶼負固好私鬪而緩帶俎豆以待之不亦迂乎噫  
昔者子游以絃歌治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道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之所以行也斯民也無上下之交骨肉之愛  
睦婣之好友望之助乎爲政者進其豪傑而語之以  
義利之辨延其俊秀而申之以孝弟忠信之說待之  
以至誠處之以至公示之以不愆行之以悠久安有  
不獲乎上而不信其下者哉君子之所爲常以人民  
爲心不外乎政令之常爲其所可爲於不可爲之時  
則子游之心也孰謂廣海之間而不可以鄒魯乎昔  
者鄰境四夫攘臂草間牽引裁月賴

朝廷清明隨起隨定然而思所以致之者奪之不廢而等死之念生御之無道而無忌憚之禍起則學道之說受

天子邊民之寄者可不思乎推其建閣之意而廣之書曰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將無權輿於斯乎董是役者邑教諭郡人崔振宗則故丞相清獻公與之之諸孫也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

德明年郡以治聞寺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環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官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某學正楊某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

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集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以識集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

我之疏節耳而出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  
患常出於巽懦無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  
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  
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  
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  
時名臣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  
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  
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  
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  
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邪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  
而莫之拯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  
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鄉使有若二公出  
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

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

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  
因其職分之所得爲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  
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

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由有君子

考亭書院重建朱文公祠堂記

國家擬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

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脩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焯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

仁學之美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  
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  
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  
爲之先爾翁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  
所宜而不敢過自堂祖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  
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  
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  
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  
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

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  
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  
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  
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  
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  
沾濡焄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況夫  
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孰心存者從  
容誨言以相勉勗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  
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



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啻於考亭見之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迺以民事爲已任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祈得不爲萬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

董彥誠譚繼安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燮理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雱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元統二年三月壬子以十二月甲子告成侯介予從子宣來求篆其事于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旣而

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況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

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恥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像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澹澹荒陂晨曦載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

早有零露在彼靈谷尋窮于原亦企于石父母之邦  
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  
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民生何千萬年

曾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  
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  
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  
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  
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于小宗而祖考之神

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  
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  
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  
無所君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  
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  
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二其顯者三  
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  
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没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  
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草

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

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祀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

重建高文忠公祠記

洪惟我 國家之興聖神繼作親御百萬之衆四征不庭豪傑並起而輔之武功度越於前古文治蓋未

遠也表裏經緯之成能左右彌綸之大業天實啓之  
有開必先則存乎其人矣故寧國高文忠公抗正言  
於千文搶攘之中存儒術於塗炭顛沛之極我

朝儒業之不泯實權輿於此尸而祝之亦人心之不  
能自己者也儒之爲道本於天理民彝綱常立而天  
下之爲父子君臣者定非百家衆藝之可同也漢時  
列儒家於九流蓋其智不足以知之也宋之君子所  
以深歎夫千載無真儒百世無善治也道學之傳方  
明而汴宋已南渡遺聞之存中州者或熄矣金之有

國百年而亡生民之類幾絕文學何有哉西夏盛彊  
之時宋人莫之能禦也學校列於都邑設進士科以  
取人尊信仲尼以素王之名號爲未極於褒崇則文  
風亦赫然昭著矣哉其後兵火相尋於無窮而所謂  
儒亦寥寥矣嚮非上天悔禍沐浴 聖元之治化則  
斯文之盛安得有今日之事哉西夏之喪亡公以丞  
相子又舉進士第二人抱道懷藝不忍其宗國之顛  
覆去之賀蘭之山隱焉

太宗皇帝還師西南行定夏地以名徵公於賀蘭訪

問之勤深感。上意留侍久之。聽歸舊隱。蓋將有文獻之徵於公也。皇子之鎮西涼也。大發民爲兵。儒家在行。公上謂力言其不可。蓋儒者之有用不在荷戈與反也。以其言而罷之。

憲宗皇帝之初議者。又欲籍儒爲兵。公又力言之。上乃問公曰。儒之爲用。視巫醫何如。公曰。非此之謂也。昔之有天下者。用儒則治。舍儒則亂。則其效也。蓋以爲儒者以仁義爲本。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儒之教也。

始。上善之曰。前未有以此告朕者。儒者得復不與自此始。

世祖皇帝建元立極。置官府定制。度列羣臣以共天職。而命公專領漢夏諸儒之事。焉是時軍旅未息。西北之儒多在俘虜中。公請於朝。皆遣爲良民。或先以錢得之者。官出錢以贖。遣使棟閱得儒者數千人。或議其詭濫。上以詰公公對曰。均之金也。色有淺深。謂非金不可均之士也。學有優劣。謂非士不可噫。漢夏之地方數千里。不能使數千人學道以脩。

朝廷無窮之用乎此公之深意也於是以儒爲戶始有別籍至元八年有旨若曰凡儒人壬子年在別籍中統四年未附籍及漏籍者併高智耀贖諸驅虜者盡使閱實有文學者復其家凡民家子通文學者復其身著爲令甲及天兵滅宋時鞞鼓之聲未絕於城邑而絃誦之習不輟於戶庭章甫縫掖于然彬彬然得以脩其專門名家之學者則又公賜之所及也古之祠先師於鄉者或取他國之先師而合之而東南之學間有祠公者禮有舉之而莫之廢也龍興

東湖書院者本其郡李氏講學之地後列於學宮內附後有題木主祠公於禮殿之東廡西向天曆二年公之孫今中書平章納麟監憲江右嘗至東湖見焉再拜興退謂其人曰是我先大父也謙不敢有所言而士民相與增脩其祠肖其像而禮之後三年副提學前進士高若鳳刻公家傳於祠之石至正五年監憲劉公沙刺班憲使河內李公守仁副使寧夏脫脫公經歷東平司君允德知事河中張君汝遴皆以經學古道會於江右時和歲豐有司率職日多清暇觀

諸學舍凡可以作新斯民以教當世者羣公一心無所不盡其道焉張掖公每退食親與諸生講學其至東湖也謂東廡之祠爲未安以五月某日遷公之祠於禮殿之前右與周程等九儒同序而異室皆東向每至必親程之專董其役者憲史阿里沙也六月某日畢工材堅而藻麗可以經久舍菜以告成迺命郡錄事前進士李廉述其狀而使山長梁觀先佐書黃鍾來求爲文以記之嗚呼斯文之在人者即其在天者也我朝文教之所自端緒可考如此今諸公之

在斯堂也本諸聖賢之傳以宣明

聖朝之治化觀諸前後左右未有如吾江右今日之盛者也平章昔持憲時救荒有大功於民刻石在憲府敷歷中外所至有異政今從丞相事

明主不動聲色奉社稷於泰山之安大抵文忠公教忠之遺訓也夫公諱智耀字顯道曾大父西夏進士第一人太父大都督府尹考諱惠德中書右丞相國朝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寧國公謚康靖公於至元某年持贈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



世皇將有諭於北方選以爲使未行以疾薨特贈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寧國公謚文忠三子長某蚤卒次長壽僉行樞密院次睿自符寶郎官至御史中丞贈推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寧夏公謚貞簡行事爵里則有國史家傳在平章公其子也

著存祠記

古者諸侯之國有大宗之廟百世不遷子孫守之其繼禰則有五世而遷之宗廟有寢有室有門其主皆

東向而行其燕嘗之禮焉廟之大畧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牲殺器皿之數鼎彝之銘樂舞之節時有疏數祀有遠邇而祭之儀則可考也若夫記禮者以祭義之篇而君子得以盡其心者充然無所不盡者矣今公卿大夫士宮室之盛者多矣知作先君之廟者無數家焉異端之教非禮之禮所以崇其親者本諸良知則甚有之脩祭祀於廟者天理之節文則有所未盡矣覃懷李公重山作先廟於家而有著存之題

焉其知古之道也夫李氏之先洛陽大姓宗族甚盛  
金末兵亂散亡避地僅以身免天下平定遂爲覃懷  
李氏之始祖焉是不食之碩果而復生息之微爲陽  
復之初者也至于今江西憲使重山三世矣公貴得  
追贈二代廟而祭焉禮也於一家之法旣有所當爲  
於 今朝之制則有所得爲洋洋然服其衣裳脩其  
時事於是乎在焉而李氏先世之精神可以萃而格  
矣孝子慈孫之心庶乎其無違也哉公之居家思先  
世之積善保今日之餘慶乃以善慶名所居之堂蓋

一飲一食一起一居未嘗不推其本之所自而有一  
息之忘者焉至於廟也有取於著存之義者何也至  
愛則存至慤則著愛則已親慤則已嚴愛之至而見  
其存則其氣貌容聲如將見之嚴之至則收斂專一  
臨之在上明察昭著而不可遺也鬼神之道備矣故  
終之曰夫安得不敬乎固非常人荒忽慢易以美觀  
文具者之所知也公於是行乎其所以傳之子孫以  
教於邦人四方將有聞風而起者焉其所係於世教  
者遠矣不止於公之一家也公以文學起家身任

度爲時名卿著存之設所謂作事可法者歟嗟夫人之生也有貴賤之品節孰不欲盡心於其親哉其禮制則有不得爲者矣然而一勺之飲一簞之食可以將其敬而行其著存無間也公不以廟祀爲得爲者爲自足而又取義於著存以示其無不得爲者焉此區區不敏不敢以老耄不伸公之意以告諸來者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

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許人以其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日且老猶歷歷成誦其爲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採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葬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

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爲廩餼守寧曰古之所謂  
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柰何使先生泯而弗祀  
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  
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  
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  
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  
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  
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墜  
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

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況許人之息游于斯者  
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  
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迺作詩遺之使歌以  
具祠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  
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嚶嚶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  
于次有醴有載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  
永世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爲未慊爲重屋以庀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弟子知予意焉集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沒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亦末如之何也已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其鬼神之

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彊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之致其愛慤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極而號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弗可以復矣則又有殺牲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孰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

思其親冥升而不反也則登高望遠求諸冲漠之微庶其往徠於斯也情之所至何其周乎傳曰慎忠追遠民德歸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怙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椁又從而歌之聖人弗與也吳公之爲本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流弊也與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而少之也

### 馬清獻公墓亭記

今秘書監卿致仕薛超吾兒昂夫昔葬其先獻公於

龍興北門之外伐石太湖刻吳興趙公書清河元公所著銘而清宛郭公所篆額者而樹之其高丈有七尺龜趺螭首皆一品之制又爲亭覆其上前爲闕中有表曰元故上柱國御史大夫覃國清獻公神道碑前後三十年始如其志以成壯麗奇絕特出於江湖之間都人士以爲見未曾有達官貴人與四方之遊士賓客過而覽者咨嗟歎息以爲昂夫之顯揚其親無所不用其極也集嘗與昂夫得侍同朝老而僑耕臨川之上日有恒疾不能一望其設施未嘗不

往來於懷也昂夫不以予之不敏使其客楊邈列其  
詳豫章之城爲東南一會府城陰之趾高厚盤礴如  
重車之行止於金柅風氣之畜目力之放幾千百年  
於茲昂夫營剛擇吉而得之固非偶然也其爲藏也  
深固得宜封樹從禮固昂夫之智之學足以及之也  
仁皇在御昂夫得召見以太宗伯之屬士通禁從主  
天子符璽官典瑞三加而彌尊 眷遇日親顯適有  
近臣爲他官奏封贈 恩 上若曰贈官所以表賢  
臣之思伸孝子之志可況及妄得乎顧謂昂夫曰若  
清獻覃懷公嘗家焉而

爾先臣則可矣於是御史中丞贈御史大夫易名  
上潛邸之所出居也以覃爲國而封之於是爲異數  
焉當是時文學之士盡聚於 朝廷吳興清河及清  
宛三公翰墨擅名海內一日奉 詔各以能事致褒  
美是謂之三絕石本末具摹傳已徧好事家矣至治  
初昂夫請守外郡得以其間遊乎東吳求美石焉美  
木舟虛載而浮之出江陰海口泝流而西至于豫章  
昂夫與其子渡浙江逾浙嶺趨墓下恒以風濤爲虞

壘訊之則已至洪橋門矣北沙近墓而善陷輦以入城經市井者五里出北門以達于墓日役百夫委曲除道乃以二十日而後達度所宜置在墓之近重幣購之掘地及泉得古鏡完釜香栴之木出而加深焉下石錮澤彌縫塗層細壤密處積厚以崇庶久而無傾焉工人定趺其上而豐碑重大莫能起昂夫之子吳伯都拉縛竹加衡教以機發起兩植之若舉羽然咸以爲神則又懼夫風日雨雪之見及也乃加亭焉亭之爲制方廣丈餘其崇覆碑而有餘建八方啓四

門前後左右白礎至楯皆堅緻方長刻董豫章之境山川之可名者爲飾摹本可得也周亭爲廊以外護凡十二楹出兩廡以接諸闕闕之起爲石與甃闕中之表則今臨川太守雒陽楊友直用漢法隸書也植碑之日行省平章賈只哥喚住廉使兩參政憲使董鵬飛各率其僚佐吏士來會飲酣兩平章起撫碑曰清獻公有子如此若吾徒其如後事何皆極樂增感而去則泰定甲子十一月也始謀作亭昂夫守太平得守池公田之入不足以集事三守衢則積其贏以



興役焉四守廣德歸而後大成事繼萬石君家矣衆人豈有是哉亭之西廡曰瞻雲又西有亭曰流憩又西有顧貞之堂南有傲梅之牕北有遠庖之舍又有九臯亭則昂夫舊所自名也九臯之前有美石高文許雙峯峯然則宋丞相京鏜家所得南唐宋齊丘故物也最後有閣可以盡龍沙之景焉亭闕前臨官道辟其南爲神道中道爲樓跨之有西域義塚以待其故鄉之歸終於此者曰龍沙雲徑者是爲大府出北門春秋閱武之所經父老云此旌賢坊得印橋之故

處地非一主皆委曲厚遺之直而完之亭內外皆刻時人書畫家僮守墓者得摹印以爲食其周詳細微極矣惟清獻之歷官行事著在國史勒諸金石者有元清河之文在記之所著以見昂夫於先公體魄之藏畢力貽示於久遠者重大如此極觀美以爲遊宴之樂者則何有哉然士大夫遊宦千里徬徨歲晚而無見於將來至昂夫之亭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予聞豫章之城南有徐孺墓東有澹臺滅明墓行徨蒼煙野草之間恍惚悽愴不可必得而數千年

來者蓋幼稚春兩霜露或一至焉躊躇哀敬而不能去龍沙之勝歲時大夫士民庶朝往而夕歸覩乎壯觀而慨然興懷者其有以乎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文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已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

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且表義塾曰性善書院 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忙古歹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旣爲深督其教養脩完其宮墻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

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  
爲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  
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  
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考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  
表之予廼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  
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  
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  
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  
者乎蓋占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

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耕者食人  
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  
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  
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  
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  
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有社稷  
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  
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

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  
道無大於此者

撫州路儒學新建泮池記

撫州路儒學浚泮池作采芹亭於其上大脩文昌閣  
既畢工郡經歷承事郎毫郡趙雷澤郡教授熊昌壽  
使其直學吳煜來請爲之記其言曰學故有泮池在  
宮墻之南久矣失於脩治居民之近者湮以汙萊塞  
以瓦礫歲久而池廢無以嚴學宮尊廟制也文昌閣  
者書閣也下臨城溝所謂文昌之堰相地之占曰堰

成文學之祥故以爲名焉趙君乃與學官稟諸監守  
而作新之閱學祖之籍得逋賦之數以漸理之得爲  
中統鈔者七千緡有奇傭徒給工具畚鍤市木石瓦  
甃丹堊時飲食謹程督而從事焉乃鑿去壅積得故  
畔岸別土色之異而止廣八丈八尺深丈有八尺整  
石以爲隄防如其深周以欄而朱之以備泮池之制  
爲亭於其上凡四楹三間深丈有五尺廣丈有四尺  
基堂堦固窻宇高明則前太守洛陽楊公益名而題  
之以待官府士民之來觀而守事者得以時省治俾

勿致有侵以壞者也閣之脩因其舊則去腐折飾黯  
昧易甕梅繕塗垣以稱其光華者也起手至正三年  
癸未之冬而成明年之冬於是趙君之代者將至而  
拳拳於學校一日必葺無敢少怠惟恐後之人無所  
觀覽而棄其成功於此可以見其贊成郡政而較若  
畫一者矣集迺爲之言曰昔之人嘗因郡國之園池  
臺榭以觀平時之治否歲之豐凶民之勞逸以爲欣  
戚焉官府寺舍溝洫道路之類或荒陋而弗治或過  
侈而不急豈爲政之道乎學校尤其大者矣是役可

謂知所重輕矣魯頌曰思樂泮水釋者以爲天子之  
學曰辟雍大射行禮之處諸侯鄉射之宮南東西有  
水以其半之也故曰泮水後世置郡比於諸侯是以  
凡郡之學亦作泮池倣魯之制也射之爲義自小學  
已習之及夫諸侯燕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士鄉飲  
酒以明長幼之序則有射焉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  
正外直持器審固發而必中所以觀德而禮樂繫之  
矣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焉觀於禮樂  
以定其中否而中與祭不中則否祭國之大事與者

樂焉君子貴之士多與祭則貢士之侯有慶士數下  
與祭則貢士之侯有讓習射之有官所繫者如此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有愛禮之歎蓋羊存則禮  
因或以復起今制士不得持弓矢然貢士之法行矣  
泮水之復貢士其有習於此以待觀德可也采芹亭  
之作將無射宮之遺意乎古者詩書禮樂堂於學官  
弟子肄焉典冊之藏崇高慎固自非聖賢之遺言先  
王之成法 國家議禮考文之定者不在於是孰敢  
以非僻而干之乎固學校之甚重者也我

國家歷代加褒 夫子四侑食九從祀及九獎勵儒  
學賔興賢能之

詔錄副實藏焉尊而奉之則閣之加崇而致美豈爲  
過哉趙君雷澤繇憲史丞相掾而官於此其見聞問  
學施諸行事可觀有若此者斯役之議方定楊侯以  
告老去今監郡宣武將軍忙哥帖木兒同知府事亞  
中大夫邵塔察兒治中信武將軍不咱兀判官承信  
校尉張克明推官儒林郎孫瑞承德郎張汝楫經歷  
承事郎趙雷澤知事將仕佐郎危震炎照磨吳良材

教授熊昌壽董役者郡錄事徵事郎張天定府史歐陽果也

曰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末之能學

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夫之能爲也然而繕其旣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誦禱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入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豪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玩而習之思

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闡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者舉天下守令之最

江西部使者牟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像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撫州路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東南諸原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涸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



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西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峰嶺輻輳地勢鹵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間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盤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湮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致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係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湮者舊已故宋天聖中脩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

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爲放生之池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之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而郡人常以盛春出遊於斯將以宣濯其昏滯以模被其不祥而守史亦將率其僚佐賓客暢其情而適其樂焉此太平之盛觀善與民偕樂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常事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爲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

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雲詠歸之地郡人士  
耆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兵以徽庵程君以  
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游其門而  
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  
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三十  
年而內附 國朝崇尚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  
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執事者弗虔浸爲傍近堙  
塹殖利爲飛魚躍之高深溷以汙萊之變易川泳雲  
飛之間適限於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

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阡陌之  
立溝洫之浸皆可以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脩  
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  
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乎此又君子之  
所當究心者矣是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  
蓋日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  
來爲照磨覽其舊蹟而歎焉愛蓮之名從在而中通  
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

諸其僚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脩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諮勸以承王君復湖之志而幕長毫人趙君雷澤寔來克合其志接得其實即脩徒役具畚鍤除積壤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颯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枕流風雲皆如其

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司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雒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之宜者如此以予旣老而僑於斯士也命震率其訓道虞登以其府公之命來來爲之記云監郡朝列大夫曲薛捏太守嘉議大夫楊益同知中順大夫亦憐眞治中宣武

將軍周德林判官昭信校尉張克明推官承德郎于  
公說承德郎李德芳經歷承事郎趙雷澤知事登仕  
郎夾谷立照磨王堅孫等立石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  
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  
其一焉郡學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染盛器皿  
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閑田給之雖  
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

國朝之制始徧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依儒學  
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釀  
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  
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  
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  
之沴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  
砭熗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  
顧無以資其爲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  
凜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為醫官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  
焉吉安之為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  
稱焉然而醫之為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  
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  
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縉孫以其脩理醫學  
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  
陵縣獄為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朶兒赤率廬陵縣丞  
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  
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

半歸諸醫學以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  
水州達魯花赤佛留與其學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  
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  
者姓名府乃為之文書而授諸醫學師泰乃白諸府  
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  
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  
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  
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為久遠之計則必有  
事會是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

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  
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  
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  
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

國家始制朝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雙溪義莊記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有大宗小宗之法以收  
其族有土田祿食可以及其人後世富貴之家雖枝  
葉扶疎而尊尊親親之道微矣唐宋以來五等之爵

有國之名而食無其地雖至於大官貴人往往隨寓  
以爲家得歸其鄉者甚少於其族人所謂本諸一人  
之身者漫然無以及之也是以范文正公之在吳郡  
位在執政未嘗一日歸其鄉乃置義田宅於吳郡給  
養有法嫁娶喪葬皆有助世世守之以爲楷則宋雖  
亡而范氏子孫蒙被

皇元忠恕仁厚之澤官於其郡者相與扶持之至今  
三四百年常如一日天下四方效而行之者亦或有  
之而久近多寡不可盡知也今西域阿刺溫氏歷仕

於閩以其父監順昌之邑也買田四頃收其租以贍其族人之在閩者又爲手書命其子孫世世毋敢奪焉其孫阿里沙爲江西憲史請爲筆而記之我國家祖宗龍飛朔方四征不庭西域之來歸也其土之人極梯航以通幽遠率名賦以充國用其有才智者相天子以執國柄司利權而涖民庶仕於時者蓋莫盛焉至於會府輿區以富盛稱者相望也雖其鄉里之情親戚之好勢足以相任使力足以相發與非不周且充也而義田之舉時見於順昌何其厚乎

閩爲文物之邦殷阜之府方以類聚其亦有所觀感者矣阿里沙漢人之字曰君美其言曰其先祖也速兀闡從

憲宗皇帝南征至蜀善用機石治弓矢以火攻城壘爲功

世祖在潛邸號之武德將軍領天下諸匠弓矢砲手書諸羊革以命之伯顏忠武王之取宋也其子忽答失兀闡從軍隨定諸閩南劍建寧等郡縣奏功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授武畧將軍東平都達魯花赤有九

子 上嘗呼之爲九子母云東平之第幾子補伯以  
特旨爲威武上將軍婺州宣課提舉司達魯花赤宣  
課之子馬合謀福建置行中書省時以世將諸孫宣  
布任使歲滿除延平路錄事司達魯花赤延平將高  
忙古歹爲不法虐民錄事質之高怒擊錄事折其肱  
云其印詣 闕愬之有 旨刑部遠問受伏杖而竄  
之錄事還職遷順昌縣達魯花赤在官十年民訟平  
允江西盜起南境順昌沿檄會捕寇平移福清州同  
知閩縣達魯花赤以朝請大夫福州路同知致仕而  
卒子捏古歹初蔭泉州永春簿今爲莆田達魯花赤  
三子沙其長也噫 國家將帥之臣皆有世守或以  
舊勞見顯用而東平之家子孫乃膺郡縣社稷民人  
之寄而沙又以文史歷風憲義田之舉所以遺其子  
孫者爲德厚矣後當有顯著何疑哉是以爲記





